



吳氏醫學述第五種

武原吳儀洛遵程訂

西昌喻

昌嘉言著

秦溪許

栽培之參

新安胡承曾天宗較

傷寒分經

補卒病論大意

卒病者暴卒陰病。卽直中陰經等證也。漢末張仲景著傷

寒論十卷。治傳經陽病。著卒病論六卷。治暴

卒陰病。斯民不幸。其卒病論當時卽罹兵火

之厄。晉初卽無可搜求。故王叔和編次仲景

書。但抱其空名。曰傷寒卒病論。其實祇有傷

寒論。而無卒病論也。喻氏醫門法律中寒一

門。所以補卒病論之大意。今特錄之以載於

此卷由是而卒病論雖亡而卒病論之旨實未亡也

# 陰病論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動而不息。陰靜而有常。二氣交而人生。二氣分而人死。二氣偏而病起。二氣乖而病篤。聖神憂之。設爲醫藥。調其偏駁。使歸和平。而民壽已永。觀於生氣通天論中。論人身陽氣如天之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是其貴陽賤陰之義昭然可見。

丹溪節齋輩多主貴陰賤陽立說曰陽道饒陰道乏

曰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曰陰氣難成易虧故早衰製爲補陰等九畸重乎陰又近日醫流宗景岳全

書濫用地黃等陰滯不行之藥冒蔽生陽之氣皆於內經之義有未悉耳但三皇之世

如春陽和司令陰靜不擾所以內經凡言陰病但

啓其端弗竟其說漢末張仲景著傷寒論十卷治

傳經陽病著卒病論六卷治暴卒陰病斯民不幸

其卒病論當時卽已失傳豈非其時賢士大夫莫

能深維其義金匱玉函置而弗收其流布民間者

悉罹兵火之厄耶仲景以後英賢輩出從未有闡

揚其烈者唯韓祗和於卒暴中寒一門微有發明

誨人以用附子乾薑爲急亦可謂仲景之徒矣昌

尙論傷寒論於凡陰病見端當以回陽爲急者既  
一一表之今欲并度金針暢言底裏易云通乎晝  
夜之道而知夫晝爲陽羣陰莫不潛伏夜爲陰羣  
陰得以現形諸鬼爲之夜食一切山精水怪揚氛  
吐燄伎倆無窮比鷄鳴則盡隱矣蓋鷄鳴夜雖未  
央而時則爲天之陽也天之陽開故長夜不至漫  
漫而將旦也陰病之不可方物此見一班而誰爲  
燃犀之照也哉佛說四百四病地水火風各居其  
一是則四百四病皆爲陰病矣

天成象在地成形原不獨畸於陰然而五形皆附地而起水附於地而水中有火火中有風人所以假合成身身所以相因致病率稟四者金性堅剛不受和合故四大唯金不與證無生者必修西方佛土有由然也世人但知地氣靜而不擾偶見地動便駭爲異不知地氣小動則爲災眚大動則爲劫厄劫厄之來天地萬物凡屬有形同歸於壞然地氣有時大動而世界得不速壞者則以玄天真武坐鎮北方攝伏龍蛇不使起陸以故地動而水

不動。水不動而水中之火。火中之風。自不動也。伸  
景於陰。盛亡陽之證。必用真武湯以救逆者。非以  
此乎。至於戊亥混茫。亦非天翻地覆。互相混也。天  
原不混於地。迺地氣加天而混之耳。蓋地水火風  
四輪同時轟轉。雷礮冲射之威。千百億道震盪於  
五天之中。頃之攪毀。大空混爲一區。而父母所生  
血肉之軀。其陰病之慘烈。又當何如。禪宗有白浪  
滔天。劫火洞然。大千俱壞等語。豈非四大解散之  
時。實有此象乎。究竟地氣之加於天者。止加於欲

界色界等天不能加於無色界天也。夫地氣所加之天。至子而開。陰氣下而高。覆始露。至丑而陰氣盡。返於地。而太空始廓。兩儀分奠而位。日月星辰麗乎天。華嶽河海附乎地。五天之氣散佈於列曜。九地之氣會通乎山澤。以清以寧。曰大曰廣。庶類以漸萌生。而天界隙中所餘暴悍濁陰。動輒綿亘千萬丈。排空直墜。摧殘所生。靡有孑遺。天開地闢以後。陰慘餘殃。尙若此。其可畏。必至寅而駁劣。悉返冲和。天光下濟。地德上承。名木嘉卉。纍纍垂實。

光音天人下食其果不復昇舉因得施生乃至繁  
衍而成天地人之三界也此義關係人身性命病  
機安危豈不最宏最鉅哉昌每見病者陰邪橫發  
上干清道必顯畏寒腹痛下利上嘔自汗淋漓肉  
瞤筋惕等證卽忙把住關門行真武坐鎮之法不  
使龍雷升騰霄漢一遵仲景已傳之祕其人卽刻  
獲安倘失此不治頃之濁陰從胸而上入者咽喉  
腫痺舌脹睛突濁陰從背而上入者頸筋粗大頭  
項若冰轉盼渾身青紫而死謂非地氣加天之劫

厄乎。唯是陡進附子乾薑純陽之藥。亟驅陰邪。下  
從陰竅而出。非與迅掃濁陰之氣還返地界同義  
乎。然必盡驅陽隙之陰。不使少畱。乃得功收再造。  
非與一洗天界餘氛。俾返冲和同義乎。昌會仲景  
意中之法行之三十年。治經多人。凡遇藥到。莫不  
生全。雖曰一時之權宜。卽擬爲經常之正法可也。  
論卒暴中寒證。韓祗和一家言之外。尙有朱  
丹溪戴元禮二家并述而論之。

朱丹溪曰。中寒者。倉卒受寒。其病卽發。而暴蓋中

寒之人乘其腠理疎豁。一身受邪。難分經絡。無熱可散。溫補自解。此胃之大虛。不急治去。生甚遠法。當溫散理中湯。甚者加附子。其見解超出尋常矣。然又曰。有卒中天地之寒氣。口傷生冷之物。有外感無內傷。用仲景法。若挾內傷。補中益氣湯加發散藥。必先用參耆抵住正氣。可見丹溪宗尙東垣。猶在仲景宮牆之外。未知其中宗廟百官之富美也。

戴元禮曰。中寒是身受肅殺之氣。口食冰水瓜果。

冷物病者必脈沉細手足冷息微身踈雖身熱亦  
不渴倦言語須急用薑附治之或遇熱病誤服此  
藥輕者至重重者至死在脈數者或飲水者煩躁  
動搖者皆是熱病寒熱二證若水火也不可得而  
同治誤則殺人學者慎之按元禮國朝名醫中之  
翹楚也其於中寒略窺大意未識奧旨且不曰以  
熱病法治之則死反曰熱病用此藥卽死殊失主  
客然二老外更無有言及中寒者又當推其登壇  
建幟之功矣

名一水收其清者以明其性又當辨其氣味  
然則本草之明證矣曰然則其藥之功用  
其功也其效中寒則寒大寒則寒其不口也  
同然則其藥之功用其效也其功也其效也  
便然則其藥之功用其效也其功也其效也  
藥然則其藥之功用其效也其功也其效也  
不其然則其藥之功用其效也其功也其效也  
命然則其藥之功用其效也其功也其效也

論卒暴中寒病情脈理五條

卒中寒者陽微陰盛最危最急之候內經曰陰盛  
生內寒因厥氣上逆積於胸中而不泄不泄則溫  
氣去寒獨留留則血凝血凝則脈不通其脈盛大  
以濇故中寒內經之言若此今會仲景表章內經  
之意敷陳其大略焉  
經既言陰盛生內寒矣又言故中寒者豈非內寒  
先生外寒後中之耶經既言血凝脈不通矣又言  
其脈盛大以濇者豈非以外寒中故脈盛大血脈

閉故脈濇耶此中伏有大疑請先明之一者人身  
衛外之陽最固太陽衛身之背陽明衛身之前少  
陽衛身之兩側今不由三陽而直中少陰豈是從  
天而下蓋厥氣上逆積於胸中則胃寒胃寒則口  
食寒物鼻吸寒氣皆得入胃腎者胃之關也外寒  
斬關直入少陰腎藏故曰中寒此內經所隱而未  
言者也一者其脈盛大以濇雖曰中寒尙非卒病  
卒病中寒其脈必微蓋內經統言傷寒卒病之脈  
故曰盛大以濇仲景以傷寒爲熱病卒病爲寒病

分別言之傷寒之脈大要以大浮數動滑爲陽沉  
瀯弱弦微爲陰陽病且有陰脈况陰病卒急必無  
反見陽脈之理若只盛大以瀯二陽一陰亦何卒  
急之有哉此亦內經所隱而難窺者也

再推仲景以沉瀯弱弦微爲陰脈矣其傷寒傳入  
少陰則曰脈微細今寒中少陰又必但言脈微不  
言細矣蓋微者陽之微也細者陰之細也寒邪傳  
腎其亡陽亡陰尙未可定至卒中寒但有亡陽而  
無亡陰故知其脈必不細也若果見細脈則其陰

先已內虧何由而反盛耶

在傷寒證惟少陰有微脈他經則無其太陽膀胱  
爲少陰腎之府纔見脈微惡寒仲景早從少陰施  
治而用附子乾薑矣蓋脈微惡寒正陽微所致詩  
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在天  
之陽且不可微然則人身之陽顧可微哉腎中既  
已陰盛陽微寒自內生復加外寒斬關直中或沒  
其陽於內滅頂懼凶或逼其陽於外隙駒避舍其  
人頃刻云亡故仲景以爲卒病也